

潞安府志目次

第一卷

星野

第二卷

疆域

里鎮

第三卷

沿革

第四卷

山川

水利
橋梁

第五卷

城池

公署

第六卷

形勢

關隘
驛遞

第七卷

廟學

書院
羣祀

第八卷

風俗

物產

第九卷

田賦

貢篚
鹽法

倉儲

第十卷

古蹟

陵墓
寺觀

第十一卷

紀事

祥異

第十二卷

封建

第十三卷

節鎮

第十四卷至十六卷

職官

第十七卷

名宦

政績

第十八卷至二十卷

選舉

徵辟貢士

封廕仕進

進士例仕

舉人武科

第二十一卷

人物

名賢

第二十二卷

人物

忠烈文苑

儒林

第二十三卷

人物

孝義

潞安府志卷八

風俗

附禮儀時節物產

風行自上俗成於下風俗之盛衰教化之得失爲之也上黨爲唐魏遺民儉樸最爲近古乃前史所載遞變屢遷至流於矜夸侈靡而無所底止豈人心之不同若與抑亦習氣之濡染少所變化與我

國家化民成俗道一風同潞民之還淳返樸誠駸駸乎幾於古矣至若禮儀行於歲時物產隨乎節候凡有關風俗者俱臚列於後以備採焉作風俗志

周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

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漢書上黨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報讎過直婚嫁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咸任殺伐以爲威父兄被誅子孫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民俗慙怯

北齊劉子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

隋書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樸直少輕詐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郡之本雖後齊別都人物殷阜然不勝機巧俗與上黨頗同

舊史潞州山川高險人俗勁悍

宋地理志冀州當滹參之分其地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險也有鹽鐵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嗇尤甚

蘇轍論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

唐庚憫俗論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

唐順之序昔人論五方之俗以山西懞忞而好氣慷慨

潞安府志 卷八
二
毅武奇節之士多出其間

潞志宋時潞州人死多不葬通判李昭玘斥官地畫兆
竈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

潞安志民俗淳古

張仲賢府志地險而民悍物饒而俗強

五州志其人純質節儉勤稼穡其地宜黍稷氣候遲
圖書編民多儉質而務農士尙氣節而務學

人習機杼俗亦儉樸

祝志長治民多勤儉力農士尙氣節務學

長治縣志永宣成宏之時士敦行務實農商亦儉素樸

野門其凌肆自恣迨其後漸致華靡俗尙巫覡凡聯姻
締交營葬不無少變於前

祝志長子純樸節儉循循守禮

長子縣志淳樸而力田節儉而尙禮娶妻必親迎親喪
少佛事

祝志屯留節儉務農不事商賈士風頗振

元皇甫本屯留記土瘠民勞習尙儉素有唐堯之遺風
劉健屯留記其地在萬山之中險狹而磽薄民力田勤
苦歲獲不及他郡之半故土俗自古稱純儉其勢然也
祝志襄垣崇儉務本力學好儒

襄垣縣志其俗悲歌慷慨而尚氣節儉以自奉而急於正供

視志潞城力田而知克勤守已而耻犯法

潞城縣志地瘠民貧生寒風肅勤儉力田

視志黎城田畝能勤財用知儉

黎城縣志其民淳儉好文力田

視志壺關安貧守儉力田務本

壺關縣志壺俗淳古惟儉惟勤歲時伏臘罔敢有卽於

戲者

視志順樸質而少文儉嗇而少華勤於農桑短於商

賈

平順縣志石厚土薄地瘠人窮婚姻喪葬交爲助

晉川舊志潞古稱勤儉樸雅尙氣好學嚴于有家若子婦于翁弟婦于伯非禮見不面而嫂氏于叔見亦避之此風俗之美不待教而然也蓋自陶唐茅茨土階培植者厚耕食鑿飲漸被者深虞夏相因世濟其美故吳札聞歌興感稱有唐風漢書上黨多晉公族子孫夸詐奢靡號爲難治俗則變矣五代史言潞州山川高險人俗勁悍自劉正以來嘗逐其帥則又變矣然或薰染于晉族或激變于劉正皆非俗之本然也按史劉正死暴尸

于市百姓噬其肉盡又從而剝取其骨惡可知也隋地
里志言人性樸直少輕詐通典亦言其人勤儉習于程
法則其澆風已革故俗還存明一統志曰民多儉質而
力農士尚氣節而務學則不但還其故美彬彬然且日
趨于盛矣正德以來耕讀之勤帷簿之肅雖宛如唐風
然藩戚武弁統袴之子則不啻晉族文頗勝質儉不及
奢喪具嫁奩貲費半產尚巫信鬼齊誦比閭賓筵累數
十席帷務美觀甚者健兒少俠呼盧蹋鞠彈鋏控絃負
氣逞心漸不可長彌文左道將莫知所終矣夫山川不
移人勿如故而民俗之美惡風氣之淳漓雖與時推遷

實八變化薰蒸自上鼓舞有機君子德風小人德草
知風之自可以易俗矣

府舊志潞俗本於勤儉力農釀爲氣節文學而其原則
漸于唐堯之令德化爲憂深思遠之人心頗稱淳美乃
漢興號爲難治晚唐更不可以爲訓何哉蓋山高土瘠
所產不足以自贍安得不儉儉積而有贏餘一見可欲
安得不奢因而相激相軋漸成頑悖必待勢極力憊而
後思安返本復歸淳儉此人勢之必然亦天道循環之
理所不爽也故以季札所觀深有陶唐氏之遺風矣一
染于晉族之豪縱遂成誇詐奢靡之風以隋地志所載

直樸少輕詐矣一激于劉正之叛逆遂成勁悍難治之俗至于今儉質而力農氣節而務學不但還其故美彬彬然且日趨于盛焉則知勤儉其本質也奢靡其習染也勁悍本于地氣淳美由于化成也

府志周再勲言纂修郡志之始天下承平無事不過愛其奢靡耳乃未幾而兵賊交訐弱肉強食遂成浸淫剝染之俗至行遯遯荒人莫之知而勾引嚮導者多是家奴續命殘膏分寄盡爲借口便是腹心骨月於是千金之子立化窶人而舂插負荷之夫旣搜搜素封德浮工百身厭旃毳口螯糟糠凌貴加尊越禮犯分何所不

至且優伶怙勢橫辱衣冠矣土蠹梟張傾危紳宦矣
么膺賤隸輒敢投刺張筵與貴顯來往矣甲第盡歸於
臺皂廣殿半據於豪僧元兇扞網兔脫更成不掉游手
樂禍喜亂公言報復婦人擄去贖回漸近無恥矣至送
死一事則必歌舞婆娑男女雜沓鋪張錦繡羅列寶器
名爲擺局非經營累月多方假手不可猝辨受其托者
大爲苦累親死之謂何而因以爲樂此所當亟爲釐革
者也昔所謂詐力相傾報讎過直婚姻送死奢靡者此
其徵矣元黃之後人心一變至於如此然則撥亂返治
之本先正人心移風易俗之權必由禮教或尙可返陶

唐氏勤儉之遺風乎

程之瑤潞志拾遺上黨地居韓趙化習唐虞土瘠水深
風醇俗厚由來遠矣晉川懷白兩志已謂其漸趨奢侈
無復古風然所慮猶在勲戚之家宗紳之族編民市井
未之敢干也自明季闖賊煽亂衣冠之禍深而豪民之
氣橫鄉保揖讓於紳衿伍伯侵陵於閭閻奴僕玩弄於
主翁綱常法紀埽地無餘貧兒陡成富室賤隸遽冒華
宗衣裳車馬飾都雅之容甲第田園肆并兼之策甚且
入黷宮登仕版致令書香束手銅臭揚眉一二巨族方
家与且與之締朱陳結秦晉初猶赧若漸且泰然人見

半兩五銖神通足恃故日夜惟利是營而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甚者子不順父親在而別籍分財弟不從兄同室而藏怒畜怨其他公磨者子以富發身而還以身發富結交解署腴削閭閻恃彼護身之符逞此肥家之計權子母居奇贏饒者愈饒困者彌困此又時勢之大可扼腕大可寒心者至於嫁娶葬埋淫靡尤甚嫁女乘鳳轎御肩輿是矣然肩輿之結綵懸花何所取乎茶餅之僭用盛禮而不知制書所載有犯親王饒吹之妄用邊音而不知會典所垂有干道將是當與鳳轎同爲厲禁矣夫椎牛祭墓不如雞豚逮養痛哉此言堪爲隕涕